

醋 葫 芦

(清)伏雌教主 著

出版说明

【版本及收藏情况】

题“西子湖伏雌教主编”。四卷二十回。内封右上题“且笑广评点小说”，署“且笑广主人识”。日本内阁文库有藏。

【内容梗概】

叙临安府成珪，乃小本经纪人，娶本地员外都直女儿为妻。都氏出身名门，悍妒。都直去世，成珪与友周智合营绢辅，十多年积下万金钱财，但无子嗣。成珪进香，在赐子观音前许下灯油，后夫妇同往。周智倚醉劝都氏为成珪纳妾，为都氏所知。都氏怀疑成珪有意于二婢，乃唤媒婆贱卖之。成珪负气出走。义女冷姐、女婿冷祝等十分庆幸。后成珪藏于周智家月余，终于思归，周智告以疗妒之方。都氏恰感风寒，腹痛不止，疑成珪下毒，遂狠咬成臂。都氏罚成珪跪，且立家法，每日晨出在其龟头盖印，暮归复验，如完好则无事。周智定计，胁迫都氏应允为成珪纳妾。都氏乃高价求能氏阴阳女与夫为妾。能家十分过意不去，买婢赠送。成婚后大为扫兴，继而乘隙与婢翠苔通，后为都氏所觉。都氏罚成珪跪至四更，并将婢笞至死，令成茂抛尸水中，成不忍，改为掘坑埋葬。翠苔乃假死，成茂遂将翠藏于周智家中。后周智假称赠给成珪一婢，终使成珪与婢团圆。原来，成珪乃上天金童，其婢翠苔乃玉女，二人因思凡而被罚往下界历练。内容多褒贬之语。

第一回 限时刻焚香出去 怕违条忍饿归来

引首《满江红》 宋儒作

须发男儿，率性处，自来凛冽。又何曾，隐忍肤挠，含容目警。胜负场中，逞后先，英雄队里争豪杰。怎归来，见着倩浑家，汤浇雪。下虚心，犹未悦，任趋承，还磨折。总甘心忍耐，敢生流言。可侮浑如系颈羊，堪欺伊似藏头鳖。是何年，请得上方刀，把雌风灭。

评：

此公颇有疗妒之志，然欲请剑上方，第恐缓不及事，仍类寻常汉子。

这首《满江红》词，乃是宋时一个宿儒所制。单道着人生于天地之间，受父母之精血，秉天地之性灵，至清至明，至刚至劲。及其渐至壮年，又读了几多诗书，学了几多世务，添了几多侠肠傲骨，义胆雄心，一毫不少屈于人，一些也不少弱于己，便是父母，也不肯让他分毫。不知怎么到了壮年以来，娶下一房妻室，便有了一个城束，就似那蜗牛遇了盐醋，蚂蝗见了石灰的一般，酥他飞天也似的好汉，也只索缩了一大半。这也不知甚么缘故？难道男子个个惧内，女人个个欺夫的？也是天生的古怪。

俗语道得好，干事时他却还在底下，除了这事，他便要爬到丈夫头上屙屎。莫说别的，便是当时陈季常，是个大意思的人，哪个不相钦敬？独有这点上边，有些调停不来，每受了夫人的呵谴，难为到十生九死。又有那不识进退的老苏，倚着通家好友，只道自己面皮怎么样大，思量劝那柳氏转来。走来道：“嫂嫂，夫乃妇之天……”一缘二故，说得上三五句话。只见那柳氏霎时变下脸来，把个刀一似的言语复上几句，眼见那老苏真个也自酥了。

这总是《狮吼记》的旧话，人人看过，个个晓得，却把来做一个引子，小子也不十分细道。

却说目今又有一户人家，丈夫赛过陈醋，老婆赛过了柳夫人，他的家门颇末，又赛过《狮吼记》。虽则世上常情，亦是目今趣事。待我慢慢说来，有诗为证：

堪叹男儿力不支，诸凡事业任妻为；
假饶片语相挠处，历尽熬煎真可悲。

说话的，你又差了！依你这等说来，为人娶了一房妻小，不要他帮扶家室，终不然做神阁儿，请他朝夕四拜，才是男儿力自支么？呀！看官，不是这等讲，若说朝夕四拜，端又是怕老婆的人，有一诗又道得好：

妻主内兮夫主外，夫耕妻织俱无怠。
 丈夫一日身显荣，念及糟糠倍亲爱。
 宋弘之妻不自夸，自有知心宋弘在。
 怎知当世潦薄风，妻虽懒惰勤争功。
 自言家业皆藉我，恃已多才凌老公。
 丈夫不幸无子息，自言有婿有内侄。
 堪叹白发已蒙头，尚不容夫亲外色。
 丈夫无奈假趋承，只恐貽笑遭人轻。
 后生莫道不惧内，事到其间难后生。

闲话休题。且说宋朝年间，临安府中有一处士，姓成名珪，表字廷玉，祖居虎林人氏。幼年孤苦，无倚无依，辛勤积馀，做些经纪生理。到了二旬之外，娶下一个妻子，就是左近那都绢的女儿。那都家老员外名唤都直，唤字公行，做人朴实，颇有财势，因开绸绢铺子，人人唤做都绢。那都绢为何将这女儿倒嫁一个小本经纪？也只是这都员外做人老实，不乐虚花。是这女婿做人自小停当，一个铜钱当八个字用，以是把个女儿与他为妻，便是那都氏娘子，虽不是倾国倾城，却也如花似玉，一应做家，色色停当。只是一件，都氏从来娇养，况且成珪出身浅薄，家业皆得内助，惧内二字，自不必说了。

做亲后不多几年，夫唱妇随，做了千数家业。不期都老员外过世，舅舅都丽又小，绸铺没人管理，却是成珪寻了后街绸绢行中一个旧友，仍旧开张缎铺。这友人姓周名智，表字君达，年纪与成珪仿佛，不相上下。做人性格温和，公平交易，店面上一发来得，真个是不繇科甲的状元、不做文章的秀士。兼之出入银两，半毫不苟，开得十多个年头，颇颇有了利息。

一日，成珪道：“贤弟，你我忠心赤胆，开店多年，有本有利，并无芥蒂。只是如今事体大了，两下日久，终有结局。古言道得好，树大分枝，我和你两人就此分枝，有何不可？”周智道：“小弟得蒙提携，凡事皆赖贤兄所赐，一任尊裁，但凭处分。”成珪道：“说哪里话！本钱虽是我多，辛力却是你多，和你除原本外，均分余利就是。”当日就盘算了账目、点起货物，共有万金。两下各自分了明白。周智便移至大街，乃旧开张缎铺。成珪却懒于营生，因家下有两个得力主管，竟移至后巷开了一所解库。

话说之间，不觉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。又是十多年后，两家生理更又不同，日兴日旺。只是一件，那周家莫说别的，只儿女也添了三个，将次要嫁娶了。独这成宅夫妇，少不得一个称了员外，都氏也称了院君。家里山场、田地、衣饰、金银，哪件没有？偏偏的员外便像太监，院君就像个羯狗，两下结亲四十余年，屁也不曾放得一个，都氏也不着急，莫怪那成珪口中不说，心下思量道：“我有偌大家私，近年六旬，

并没有一个承宗接祀的儿子，这事怎不叫人着急！总是城隍庙、张仙祠、崔府君、定光佛，哪处不立愿？哪处不许经？一毫不灵应！况且院君性格不凡。”看官们像也凉着七八分的光景，那些娶两头、大七八大、一妻一妾，莫说成员外，便是小子也开不得口了！

一日，成员外闲居无事，春景融和，节届清明，时当寒食。那时独坐书斋，别无思想。忽然记得起来：“去年天竺进香，曾在白衣赐子观音殿前，许下灯油良愿。至今将及一载，未及完纳，想是因此越没个子嗣消息了。”即忙便请院君商议。

不多时，那都氏轻移莲步，缓动湘裙，来见员外。看他怎生打扮。《临江仙》为证：

杏脸全凭脂共粉，乌云同着银丝。荆钗裙布俭撑持，不为雌石季，也算女陶朱。真率自来无笑影，和同时带参差。问渠天性更何如？要知无妒意，溺器也教除。

成珪迎接之际，虽不尽摩，而其容貌，亦有《临江仙》词为证：

年齿虽然当耳顺，襟期尤以充龄。吴霜缕缕鬓边生。不因五斗粟，惯作折腰迎。绮思每凝蝴蝶梦，幽期惟恐莺闻。问渠来将是何名？畏妻都总管，惧内老将军。

都氏见了成珪，便问道：“你今独坐在此，请老娘为着何事？敢是早膳未进，还是库中账目要查么？”成珪见妻子来意严整，便又不敢开口。那都氏又问道：“莫非昨夜受了风寒，敢是那边吃了哑药，不做声为着什么？”成珪无奈何，只得把个笑堆在脸上，道：“院君有所不知，拙夫哪里为着这些来。只因去岁天竺进香，没要紧为着子嗣上，曾在白衣观音殿中，许下灯油幡袍良愿。适才记得起来，拙夫将欲告假一日，自往进香还愿。故此特请院君商议，别无他事，不知院君意下何如？”那都氏把个头低了一低，眉簇了一簇，便道：“烧香好事，但凭你去，何须和我说得。”撮转身便向里边竟自去了。

成珪无奈何，只得舍着张风脸，上前一把拽住道：“院君，这回肯不肯，吩咐一个明白，如何竟自去了？”都氏道：“你自去便是了，难道我又来搅你？”成珪道：“院君说那里话！拙夫若去，一定要请同行，如何擅自敢去！那都氏被他趋承不过，却也回嗔作喜道：“若要我去，何不一发请了周家叔婢二人同去走遭？况且清明节近，往天竺就去坟上祭扫一回，却不一举两得？”成珪大喜道：“还是院君到底有见识，有理有理！院君，我看此刻天色清爽，明日一定晴朗，就是来日如何？”都氏道：“便是明日。你可亲自周宅去来，我却在家备办合用酒食。”

成珪应了一声，向外便走。都氏道：“转来！”成珪捉不住脚，倒退了两三步，道：“院、院君，还有甚么吩咐？”都氏道：“往常你出门去，亲自点香限刻，计路途远近，方敢出门。明日虽是烧香公务，料你不敢偷腥。只是有理不可缺，一遭误，二遭故。”成珪转身把舌头伸了一伸，颈项缩一缩，轻轻走到香笥里，取了一枝线香，战兢兢地点在炉内，道：“院君，拙夫去也。”都氏道：“还不快走！”吓得那成珪抱头鼠窜，一溜

去了。都氏却自嘻嘻的笑了一声，走到厨下，吩咐丫鬟小使道：“来日我们天竺进香，俱要早起整备。四辆肩舆、一应酒食，俱可早些安排，不可临时无措。”众婢仆齐应诺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成珪出得门来，又早夕阳西下，晚饭时光，只恐周宅往返归迟，有违香限，取责不便。恨不得两步都做一步，转弯抹角，过东转西，却才来到周宅门首。只见外厢铺面俱已闭了，两个门神，你眼看着我眼，把个门儿关得铁桶相似。成珪捶了一会，里面深远，偏不见应。欲待转来，又恐误事；欲待等候，又恐违限。正是两难之际，只见门缝里露出一线灯光来，成珪慌忙张看，只见一个小厮手中提个灯笼，正走出门，见成珪到来，便嘶唤道：“我道是谁扣门，原来是成员外。连晚到此，定有贵干，请里面坐。”成珪道：“我来寻你员外有事计议，可在家么？”小厮道：“员外与两位小官人俱去亲戚家饮酒未归，故此小人特地去请。员外进内稍坐片时，便好相会。”成珪道：“既不在家，哪里等得？你只替我说，明日接员外、院君天竺进香，我自去也。”那小厮哪里知道成珪的心上有事，一把的死命拽住道：“员外又不是他人，为何这等作客？员外不在，院君也在家下，晚饭也用一箸去。”

成珪再三不肯，小厮再四又留。正在喧嚷之际，周智的妻子，何氏院君，蹑将出来。这何氏从适周门，一般赤手成家，帮助殷实，全不似都院君性格。有《临江仙》为证：

淡扫蛾眉排远岫，低垂蝉鬓轻云。星星凤眼碧波清，莺声娇欲溜，燕体步来轻。

容貌可将秦、就比，贤才不愧曹卿。顺承妇道德如坤，螽斯宜早振，麟趾尽堪徵。

何氏闻得外厢聒絮之声，不知其事，出来一看，见是小厮留成员外，连忙相见，道个万福，把那个世俗套话问候了一番，就留成珪进内敬坐。成珪见他殷勤相待，只得坐下。却才把个臀尖掂得一掂，好像椅上有块针毡相似，好生不安，总也为着家中线香之故。圣人道得好，有诸中、形诸外。何氏因是通家，自己陪坐。说不多闲话，丫鬟献过茶来。成珪道：“茶倒不必赐了，有件小事，特来致意：老夫奉拙荆之命，特着老夫亲自请君达阿弟与院君，明日一同往天竺进香，就去祭扫荒陇，又兼老拙还愿，万乞早临，幸勿见阻。”何氏道：“荷蒙宠招，本当趋命，奈拙夫未回，未及详审，不敢擅专。少顷归家，即当转申美意，定须遵命。”

丫鬟报道：“酒肴已备，请院君主席。”何氏便道：“员外到来，无甚款待，聊备鲁酒，幸勿见嫌。”成珪见何氏这般调妥，兼之淳善，暗想道：“我这些须之事，便道不会对丈夫说知，不敢造次应允，别事俱各可知。偏我命中驳杂，娶着这个老乞婆，恁般顽劣，恁般泼悍！我今出来多时，线香已应完了，不知家下怎么一个结局，若再吃酒，岂不愈深其疑？”正是不想也罢，想到这个田地，却便是顶门中走了三魂，脑背后失去了七魄，两耳通红，五内火热，忙忙的回覆：“不消。”也不知向那一方壁角里唱个歪喏，望外便走。

何氏正留不住，已在作别之际，只见灯光之下，又早周智回也。二子随后亦来，且看周智怎生模样，《临江仙》为证：

布林青袍多俭朴，衣冠楚楚堪钦，谦恭虚己颇温存，虽当酩酊后，到底有规箴。

二子多才联与骥，一双白璧南金。联芳棠棣许趋庭，从来夸两仲，不负二雄称。

成珪见周智到来，只得往脚。周智拜揖道：“贤兄光顾，失迎莫罪。”便对何氏道：“伯伯到来，不比外客，为何不见一些汤水？”倚着酒醉，兼着真情，一把拖了成珪，把他妻子、婢仆翻天搅地的骂个不了。倒叫成珪目瞪口呆，劝又劝不止，辞又辞不脱，被他拖来拽去，弄得头也生疼，却也顾不得周智埋怨妻子，只把进香之事，忙忙说了一遍。见周智满口应允，便要立誓辞回。周智心里明白他的毛病，故意不放，正像打破砂锅，直问到底道：“是为何这等执拗不肯，用些酒去，定要说明白。”成珪被逼不过，没奈何回覆道：“老弟是个聪明的人，定要区区细说？这时不回，今晚可是安睡得？”周智原是个爽朗的人，便道：“是了，是了，贤兄实欲回归，恭敬不如从命了。”就着个家僮，提了灯笼送成珪归家。仍从旧路飞奔上前，心中椿热了一石多凹谷。

不觉已到自己门首，发付了小厮回去，众主管俱来迎接。问道：“员外出去多时，毕竟不曾晚膳，敢是饿也？快办酒肴。”成珪道：“这倒犹可，院君可安静么？”那些主管也有嘻嘻笑的，也有啃哪嘴的，不知为何事。成珪见了不是头，连忙又问几声，那主管道：“自从员外出去，院君里面不知为甚吱喳了好一会，还未息哩！”成珪听了这句风声，却似雪狮子向火，酥了一大半，慌得个手脚无措，口中虽是不言，心内好生着急，暗自忖道：“今日迟归，原是自己不是，少问院君，若是有些出言吐语，倒也还好承受；倘若求免不脱，动起向日家伙，免不得面门是带些青紫，明日进香甚么体面！只得叹口气道：“罢了！罢了！丑媳妇免不得见公婆！只索硬了头皮过去见她。正是那：

青龙与白虎同行，喜鹊与乌鸦齐噪。

不知主何凶吉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祭先茔感怀致泣 泛湖舟直谏招忧

引首《玉楼春》 无名氏作

六桥岁岁花如锦，多少风流堤上褪；几番花落又重开，当日风流都老景。南北两山多捷径，沿路荒坟失名姓；可怜今日纸钱飘，他日有无犹未定。

评：

即壮年有嗣之人，读此一过，亦当周身汗下，何啻成珪。

却说成珪只恐线香限紧，连晚忍饿而归，又见众主管这段光景，好不害怕。没奈何，只按了胆，直头走将进去，却好都氏正是盼望之际。成珪陪个小心，深深唱个肥喏，竟不知妻子放出甚么椒料来。谁想成珪八字内不该磨折，不知那一些儿运限亨通，也是这一刻的星辰吉利，真正千载奇逢，破格造化，霎时乐师灯化作鬼火。都氏见丈夫唱喏，便带个笑脸问道：“接客的老奴怎么回覆我？”成珪见这段光景，不知喜从何来，心头突地把泰山般一块疙瘩抛在东洋海里。你道为何那些主管也会吊谎来吓家主？原来有个缘故，成珪自从傍晚出门，都氏却在家中备办进香物料，丫鬟、小厮那里理会得来？故此呐喊摇旗了这一会。众主管不知其故，却泛出这段弯头，吓得成珪屁滚尿流，好厉害也！有诗为证：

雌鸡声韵颇堪夸，路上人闻体遍麻；
膝下黄金何足惜，满框谨具向浑家。

成珪坐得喘息已定，对都氏道：“拙夫蒙院君命，去到周宅，将吩咐的言语，尽行致意与何院君得知。他已满口应允，明早即同周君达一齐到来，并无别说。”都氏道：“那老周怎么也来？”成珪道：“院君吩咐邀他，自然要他个到，难道怎好虚邀得的？”都氏道：“这也罢了！你可用晚膳未？”成珪道：“多承他家再三款留，只恐违了夫人严限，故此尚未吃来。”都氏道：“偏你这样的人，假小心，最胆大，糊弄君子，黑心公道，专会装乔，惯能作巧。他家好意留你，你便领他意思才是。如何不吃他的？只道有些相怪，今后决不可如此了。”成珪立起身，打个深躬道：“谨依院君台命！恐下遭不似今日宽恕，只求线香多限寸儿，便是万代恩德！”丫鬟打点肴饌出来，夫妻

二人相对而饮。

成珪私自贺喜。正在饥渴之际，况兼酒落欢肠，举起大觥一连吃了一二十觥，酒量原不济事，不觉酩酊大醉。都氏见丈夫已醉，连慌将饭出来。成珪闭了双眼孔，胡乱吃了一盏，却便垂头睡熟，倒在桌上。丫鬟再三推扶，只是不动，口中喃喃呐呐的，不知说些甚么。正是醒脸看醉脸，其实有趣。惹得那些婢仆笑做一团、搅做一块，你又道没本事扛，我又道没本事驮。三三两两，闹嚷之际，正愁没个法儿弄员外进房。不想都氏拿了杯茶儿，来到丈夫眼前，见他呼呼的睡熟，你道好一个院君，不慌不忙，把那嘹亮的声儿向丈夫耳朵边叫声：“不要老不尊！起来吃茶，上床睡去！”成珪虽然酒醉，耳边到底惧怯，心里到底知事，一闻妻子声音，却像老鼠见了猫儿，“咕嚕”跳将起来，双手擦擦眼孔，口中打个呵欠道：“床在那里？拿来我睡。”都氏道：“老乞丐，准着你灌得恁醉！床在房中，可是移得来的？”成珪将醉眼白呆呆觑着妻子，道：“床不肯移来么，罢！罢！罢！”又把双眼儿闭了。都氏将茶递来，成珪一连呷了几口，脚下又只不走好。院君看不过了，伸出三个尖尖的玉笋样的指儿，也不知甚么天府里学来的符咒，只在丈夫脑骨上轻轻刮的一下，道：“老奴还不走动！”只见成珪叫声：“领命。”便向房中一撞。都氏代脱衣服，放倒便睡。当晚各人就枕，一夜无话。

忽然金鸡唱晓，将已天明。都氏率众，各个起来梳洗，又着小使去到周宅相邀。那周家却也装束齐备，听得相请，夫妻二人即便上轿，不则一步，已到成家。都氏连忙出迎，来到厅前，福了两福，成珪接着，两下俱各相揖已了。何氏把日常怀念彼此致谢的话头，对都氏叙了一回。丫鬟捧过茶来，各人吃罢，又吃了早饭，请上香烛等物，带了一行僮仆，俱各出门。四座肩舆，十六只快脚，一溜风出了涌金门外，来到柳洲亭畔，便有无穷光景。《满庭芳》为证：

日色融和，风光荡漾，红楼烟锁垂扬。画船箫鼓，士女竞芬芳。夹岸绿云红雨，绕长堤骏马腾骧。碍行云两峰高插，咫尺刺穹苍。莫论村与俏，携壶挈盒，逐队分行。羡逋仙才调，鄂开鹰扬。飘渺五云深处，三百寺、二六桥梁。最堪夸，汪汪千顷，一派碧波光。

一行人住得轿子，只见那大小船户，俱来兜揽，有的问岳坟，有的问昭庆。成茂道：“我家员外也不往昭庆、岳坟，却往天竺进香。先要个轻快小船，渡过金沙滩，然后要只头号巨舫，转来游玩。你可准备？”稍子说：“这都理会得。”便把船儿摇拢，众皆走上，稍公摇动，不一刻已到了金沙滩。依先乘轿，吩咐大船等候，不在话下。

不觉来到九里松，转过黑观音堂。便是集庆禅院，两边庵、观、寺陷，总也不计其数。烧香的男男女女，好似蚂蚁一般，东挨西擦，连个轿夫也没摆布。挤了好一会，才到得上天竺寺。但见：

栋宇嵯峨，帘櫺高迥。金装就罗汉诸天，粉捏成善才龙女。真身大士，法軀海外进来香；假相鹦歌，美态院西传入妙。求签声，叫佛响，钟暮齐鸣，不辨五音和六律，来烧香，去点烛，烟光缭绕，难分南北与东西。

正是：

皇图永固千年盛，佛日增辉万姓瞻。

众人下轿净手毕，安童点上香烛。值殿長老过来，问了居址姓名，写了两道文疏。行者击鼓，头陀打钟，齐齐合掌恭敬，各个瞻衣顶礼，口中各个暗暗的祷告些甚么，再请签筒，各人抽签已了，送了长老宣疏衬钱，然后起身两廊观看，只见那些募缘僧人手里捧本缘簿，一齐攒将拢来。你也道是修正殿，我又说是造钟楼，一连十多起和尚，声声口口念着弥陀，句句声声只要银子，把个现在功德，说得乱坠天花，眼灼灼就似活现一般，那些趋奉，不能尽述。周、成二员外，虽是有些钱财，那和尚套子倒是不着道的，只不做声，只是走来走去。那些和尚也只跟来跟去，甜言蜜语说个不了。都氏有些焦躁起来，倒是何氏道：“一来烧香，二来作福，叫安童拿五百钱散了与他，省得在此絮絮咕咕。”众和尚得了铜钱，好似苍蝇见血，也不顾香客在旁，好生趋趋跑跑的，你争我夺，多多少少得些，哄的一声，又到那一边，仍旧募化去了。

周智对成珪道：“贤兄，可怪这些秃驴？狠化人的钱财，又没有儿女，何苦这等？明日留与他人受用，想他着甚要紧！”成珪道：“老弟差矣！财乃养命之渊，人岂不要？但是随缘用度，自然消受得起。这班秃子拿去吃酒养婆娘，布施的功德自在，他却消受不得，后世变牛变马，俱是这一等人。”都氏毕竟嘴快，便对丈夫说道：“依你讲来，僧俗一理，你每常私自瞒我去吃酒，养婆娘也要变牛变马哩！”周智道：“这报应之理，何待来世？只此生便有结局。比如吃酒、养婆娘，目下虽然快乐，到老没有个女儿，设或三病四痛，没个体贴亲人，那时要茶无茶，要饭没饭，便是活受地狱，何须定要变得牛马！”

成珪不敢做声。何氏只自好笑，都氏不肯服输，便分解道：“和尚岂得没有儿子？即便不是亲生，也只要身边有物。俗语说得好：‘床头一箩谷，自有人来哭。’在家人、出家人，正是有货不愁贫。”周智道：“不是亲生的，到底没生。我若做了和尚，决乎明公正契娶个师父娘。再若大妻不生，索性早早讨个妾，也不枉了辛苦一世。若是端端替别人闹闹，我道没要紧。”都氏道：“可笑！员外一发说坏了事。岂不闻和尚无儿孝子多，你见几个敢去娶个妻？几个娶了妾？世间若有了这般和尚，皇帝也不朝南坐了。莫说僧家，就是有规矩的人家，也不敢轻易娶个老婆，叔叔一发说得儿戏哩！”

成珪道：“不要耽搁了，我们快去还了白衣殿愿心，还要到荒陇走遭，天色晚了不便，快打轿来！”齐出寺门，早到白衣赐子殿，长老写疏宣扬，亦如前法。拜祷已完，仍旧许了来年愿心，送了衬钱，领了些点心之类，即便辞了出来。

行不一箭之地，只见一簇人挨挨挤挤的，不知看些甚么故事。正是杭州风，专撮空，不论真和假，立立是一宗。那成珪也是个未免于俗的人，连忙下轿，钻在人丛里一看，原来是两个新到的老花子，在那边求钱，对人说苦。面前摆一张招头，写道：

具稟：老汉韦汉，寡为愚怜孤老事。念泽老年多病，耳聩眼盲。可怜

无女无男，夫妻孤老，衣食何来？只得街头头跪来往达官长者、进香善士，早发慈悲，或舍一文、二文，暂换革命。料难报以今生，当来世为犬马。

谨稟 年 月 日 具

成珪立在人丛，把这招头细读一遍，不觉鼻子里好像喷了一碗醪醑的，一滴儿酸将下来。也只是免死孤悲，物伤其类，心下暗想道：“可怜这样一对老人家，若有一男半女，决也不到这个地步！以我论将起来，比他只多得几分钱财。倘有风云不测，就是他的榜样！”禁不住扑簌簌眼下掉出泪来。便向袖里摸一二十文钱，递了与他，叹息几声，上轿随后才去。

只见前面三乘轿子，已进了飞来峰，转过灵隐寺侧，便是成氏祖茔。成珪赶到，便着安童去唤管坟的，李敬山带着香炉五事，笑哈哈直来具稟，转一气唱了七八个喏道：“成员外一向纳福！我依多蒙照顾，常对我家老阿妈说员外好处。不知员外旧岁添得位公子未曾？”成珪道：“恭喜添下一男一女。”李敬山欢喜道：“妙得紧！不生罢了，一生便是两位，真个有趣！还是第几位如夫人生的？”成珪带笑指着都氏道：“这个便是小女，区区就是小儿。”都氏道：“老柴根又来饶舌，莫要讨没趣！”吃惊得那李敬山背地里把舌一伸，缩也缩不进去，道：“好厉害！要知这个老娘，如何肯容得娶妾？料来不济事哩！”

成茂把食盘摆开，点了香烛，铺了拜单。成珪先拜了几拜，通陈了一番，都氏也拜了，周智夫妇也相揖了。成珪又把酒来斟上，跪倒在地，又拜两拜，伏在地上，半晌走不起来。周智连慌相扶道：“莫非脚筋吊了么？”谁知成珪祷告到不知甚么一句话上，喉咙头一咽，竟也呃不转来，扶起之时，只见泪流满面，两眼通红。周智道：“这等年纪，何必如此痛苦！”成珪忍不住泪眼道：“唉！贤弟，你也有所不知，连我院君，何曾晓得！想我先父存日，生我兄弟四人，我先父那年四十九岁，不幸疫病流传，一家尽行死尽，单单剩了区区。可可怜我最幼。”

自岳坟会着众人，团团赏玩了一回，大船等候已久，成珪就请周智夫妻俱到船中。稍子撑出湖中，安童先备午饭吃过，又煮些茶吃了，然后摆开攒盒，烫起酒来，分宾主坐定，小使斟酒，大家痛饮。稍子撑了一会，问道：“员外，还是往孤山、陆坟去？还是湖心亭、放生池去？”成珪道：“这些总是武陵旧径，何必定要游遍？只是随波逐流，适兴而已，凭你们罢！”都氏道：“我们下船得忙了，忘了一件正事，昨日成茂的儿子，听见我进香，他要个耍孩儿，我便应许了他。如今倒不曾着你们买得几个，做做烧香人事也好。”何氏道：“正是，我也忘了，我家小儿子也说要些擂鼓吹笙，如今一件也不曾买得。”成珪道：“这个不难，我们回去少不得打从净寺经过，里边要千得万，买些便是。”

周智脸上早有三分酒色，正是醉后发出醒中言，便立起身道：“老嫂没有泥孩儿，拿了银子买得出来；要个养老送终的孩儿，繇你黄金堆垛，也买不出，小可有句不失进退的言语，不惧虎威，将欲奉告，不知老嫂可容说否？”何氏道：“吃了几盅脓血，不要嘴儿舌儿的。”都氏道：“员外所言，定须有理，便请吩咐。”周智道：“在下多蒙错爱，实胜至亲。今日复蒙赐饮，虽则沉酣，尚还明白，必不把张姑李妈的话儿将来扯拽，单单说着贤兄嫂一件急切之事。既蒙不厌絮烦，方敢斗胆。智闻岐伯所谓：男子二八而肾气盛，天癸至，精气充知，即能有子。三八肾气平均，筋力强劲。

四八筋力隆盛，肌肉充满。五八肾气衰，筋力不能。六八阳气衰竭于上。七八肝气衰，精液少。八八齿发生，天癸竭，而不能有子矣。然而尚有七十年来养一娃的故事。女子二七而天癸至，任脉通，月事以时下，故能有子。三七肾气均平。四七筋骨隆盛。五七日阳明脉衰，面始焦，发始堕。六七三阳脉衰于上，面皆焦，发始白。七七任脉虚，天癸竭，地道不通，故形坏而无子也，然而未闻年逾五十而能生子者。今贤兄年未八八，尊嫂年过七七有奇，兄欲博得一男，如干中尚可选一。尊嫂则缘木求鱼，料想无望。论兄嫂赤手成家，夫妻协力，历尽辛苦，到今日家给人足，自当并荷甘美。但人生于天地之间，不尽于忠，当完其孝。兄之百行固优，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！在兄嫂以天命绝嗣，人力已难回挽，在弟，据开侯所谓：‘成事在天，谋事在人’，为兄之计，莫若尊先圣之遗言，如《易》云：‘枯杨生梯，老夫得其女，妻吉无不利，此圣人垂教于后世，正劝那无子老人，教他另选侧室，自然吉无不利。’何必拘拘于糟糠之说，以绝宗祖之大事乎？况胡阳觅婿，宋宏之妻室尚幼，而宋宏之子已生，如允之，是弃前妻也，则为万世诮。消宏矣。今吾兄娶妾，吾兄之尊嫂已苍，而吾兄之人子尚乏，即娶之，不为弃旧恋新，不娶亦为万世所诮然，诮在不在兄，而在嫂也！惟兄嫂裁之。”

成珪听了这一席话，把头点了几点，心中十分用得这番话，巴不得妻子口中说出“有理”二字，自己先道：“难得贤弟爱我，委实感激，只恐年纪老了，纵然生下一男半女，死后没人管顾，故此算计不通。”何氏道：“员外说那里话！古人说得好：‘只愁不养，不愁不长。’”都氏半晌声也不做，又过一个时辰，方对周智道：“周员外，依你这许多通文达理，我道为些甚么，不过要我替丈夫娶妾么！”周智道：“正为这句话。”都氏道：“人人说员外聪明伶俐，谁想也只本等！不嫌烦琐，老身也要斗胆一斗胆。”周智道：“嫂嫂只恐娶了进门，另有甚么话说么？也要道道破，请教，请教。”都氏道：“我闻死生由命，富贵在天，得马者未必为喜，失马者未必为忧。齐桓公多子，身薨六十二日而未殓，至尸虫达于户外；邓伯道无儿，后人千载传扬，岂桓公少子过坎？抑邓氏无力娶妾而然欤？总之，天不绝人在垂亡，可以转祸为福。天既不佑，任多男亦必到老无成。若论娶妾，极是美事。但我辛勤劳苦，不易成家，一旦为他人受用，便于尊意若何？”周智道：“你聪明盖世，贤达过人，又来说懵懂话！员外娶了妾，便是院君的侍婢一样，诸般赞就，凡事听从。倘生下儿女，就是院君生的一般。这是院君极受用的去处，怎倒说他来受用？嫂嫂没奈何，只看周智夫妻薄面，求你允了一声，使费银两，俱是小可捐资。”都氏道：“久闻员外富饶，更兼有子，只不要得道夸纪，也不要无事起风波。目今世态恶薄，转眼难量。古人说：‘养儿不可夸，直待做丧家。’倘员外像了齐桓公，尚且恭喜。若作了邓伯道，请留了这番议论，放在后边自用罢了。”

成珪在旁，真正魂不附体，只好目瞪口呆，初时巴不得周智来说，这回见妻子变了这脸，担下一把干系，巴不得周智闭口。不想周智倚着三杯酒，罩了张脸，竟也不顾他，又说道：“嫂嫂不要轻怪了人！你道内室们欺压丈夫，可是没罪犯的么？夫者妇之天，那阎罗老子料必不怕老婆。算你百年之后，也要遇着你家祖宗于地下，那时鬼哭神号，俱来埋怨着你，想了周老今日之言，可不悔之晚矣！嫂嫂三思而行，快快不可如此。”何氏只把丈夫拦阻，那里肯住！只得将些言语于中劝解。

都氏本不是个善菩萨，况且重大所关，如何教他缓欵得一些？两下三言两句，

眼见得为好成拙。说得那都氏起了一点厌贱之心，动了一把无名之火，对周智道：“啊哟！周智，你不要忒过了分！你是我家五服里，还是五服外？人不识敬，鸟不啻弄。今日谁请你来做说客？我这里用你不着。苍蝇带鬼面，甚么样大的脸破！从来丈夫也不十分怕我，不要失了体面去，恐不雅相！”成珪见了妻子发作，又恐周智见怪，按了胆道：“院君，你也忒煞性躁，丈夫由你教训，外人可是冲撞者的？”都氏正在怒气头上，搔着这个痒处，便骂道：“我晓得，总是你这老杀才的教头，什么抬举了我，狗子朝外叫，自己磨灭不够，还要寻个帮衬哩！”就把攒盒掀上两格，照面门一下，偏又是格煮的肴馐，连汤带汁的打将过去，把成珪拌做糟萝卜模样，洗抹不迭。

何氏见势头汹涌，将都氏一力劝到楼上赏玩，都氏只是余气未消。成珪见妻子上了楼去，便装出假硬开来，低声骂道：“老不贤！老乞婆！”又向周智轻轻请罪几声。周智道：“虽然如此，那里作得正经！只是老兄天竺进香，面门上挂了招牌回去，那葡萄架的谎哪里去圆？”成珪道：“惶愧！惶愧！”两个另斟热酒，换去残肴，慢慢又饮了一会。周智起身到船尾上出恭，成珪唤个小使问道：“我适才假骂院君，院君听得些否？”小使未及回答，周智已在背后听见，便假憋了喉咙道：“老杀才！骂倒骂得好，不要慌着！”那成珪不道是周智，便把手中一个酒盏，扑的掉落地下，开了张口，闭也闭不拢来。回头见是周智，两人大笑一场。

不觉金乌西坠，玉兔东升，将次船泊岸来，一齐起身。成茂收起酒器什物，还了船钱。周智夫妻就在船里作别先回，成珪夫妇随后也回家中。众人接见了，惟独都氏气狠狠的进房安歇。众人睡一觉醒来，还只听得夫妻吵闹之声，想来成珪这番，断没有昨晚的时运了。正是乐极生悲，热极生风。直叫家庭之内，不容个未冠的安童；厨灶之中，那许放青年的侍婢？

要知后段文章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回 王妈妈愁而复喜 成员外喜而复愁

引首《雉朝飞》 李太白作

梦院青青三月时，白雉朝飞挟两雌。锦衣绣翼何离褻，牧竖采薪感之悲。春天和，白日暖，啄食饮泉勇气满，争雄斗死绣颈断。雉子班奏急弦管，倾心美酒尽玉碗。古杨枯杨尔生稊，我独七十而孤栖。弹弦写恨意不尽，瞑目归黄泥。

评：

成珪未必无此叹。

却说成家夫妇，因烧香转来，怪了劝婆侧室的言语，进房闹了三个更次，成珪受些家法也不可料。次早，总也不敢做声，梳洗完，便换件道袍，去解库中看做交易，稳道平安无事。及至上三竿，时将巳午，那都氏方才床上翻身，打点起来。众丫鬟搬汤运水，应接不暇，还听得吱吱喳喳呼大喝小。成珪闻得妻子离床，急忙来到房时里问候。都氏只不作声，成珪无可奉承，只得踏出房间，唤个丫鬟声问道：“红蕖，院君起来，曾送茶未？”红蕖道：“送茶多时了。”成珪道：“快去整备点心与院君吃，滋味好些。”红蕖道：“理会得。”

成珪走了出房，早已午饭时分，众人见家主不来，谁好先吃？也是成珪体惜人情处，见众人不吃，也不候了院君，自己就先吃了饭。还不见院君出房，没要紧，又踏到房里问问。只见都氏已在那边洗面，一个丫鬟名唤绿萼，自小原在都氏身旁服事的。此时，绿萼正替都氏薰焙衣服，薰笼上边也不照管，一竟靠在窗棂上，看那帘边两个猫儿打雄。成珪不意中进房，手里捏柄小小春扇，见那绿萼看得入韵，竟不管火上衣服。成珪却把手中扇子掉过头，把绿萼背上打了一下，绿萼正着得猫儿有趣，却也动心，猛可的吃这一下，回头一看，见是员外，满面通红，微微笑了一笑。成珪也不解意，只说道：“衣服不管，管些甚么？”绿萼不作声。又笑了一笑。不提防被都氏瞧见，只道两下有些甚么鼠窃狗偷，没有十分实迹，不好发作，心下早存了一个疙瘩。

不期红蕖做了点心，一样置了两碗，送进房来，都氏取了一碗。红蕖道：“员外也用一碗。”成珪才吃得饭，如何又吃得？勉强吃了一个，便对红蕖、绿萼道：“我不吃，你二人拿去吃了。”两个见员外所赐，便分而食之。不知都氏又添了一个疙瘩，

好生烦恼，便把手中的碗向地一掷，早已百花粉碎。成珪吃了一吓，惟恐惹火烧身，只向房外一走。都氏自付道：“我想周智的言语，我也还认做无心之谈，谁想我那老杀才，早觑上了红蕖、绿萼，眼见得昨日言语，是老贼通同造意，有心而发的。这也总不怕他，由你怪似鬼，吃了老娘洗脚水，不若趁这构水，断他病根，岂不全美！”

随即梳妆已了，走至中堂，撮把交椅坐定。叫道：“成茂哪里？唤员外来。”成茂应声请到。成珪道：“院君呼唤，不识有何见谕？”都氏道：“昨日蒙你契带烧香，被你一正一副教训得够了，我也尽知你的主意，只不要错走了路头！虽是偏房，也要门户相对。你若有我一分话说，你可街坊上寻个的当媒婆，我自有的。”成珪听得这一席话，竟把个文章做到天外去了。稳道是昨日荐书早应验也，今日叫寻媒婆，必有好意。便对成茂道：“既蒙院君吩咐，你可晓得有好媒婆寻一个，不可误事。”成茂道：“有便有个识熟的，颇也能事，小人就去唤来。”成珪暗喜道：“这场喜事从天降下！”不觉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，自也不知其所以然的乐。

话分两头。成茂出得门来，早已到了媒婆门首。那媒婆少不得定是姓王，不见戏文内，但是王婆，便有三分手段，况且这王婆更又不同，总不出三姑之右，颇列在六婆之前，眼睛都会发科，鼻子也会打诨。那时听得扣门之声，即便出来。怎生打扮？《临江仙》为证：

脚踏西湖船二只，髻笼一个乌升。丹青衫子两开衫，时兴三不像，六幅水蓝裙。修面篦头原祖业，携云握雨专门。赚钱全仗嘴皮能，村郎赛潘岳，丑女胜昭君。

王婆见着成茂，便笑是：“我道是谁，原来便是成叔叔，甚风儿吹得你到？稀奇！”稀奇！”成茂唱了喏道：“王妈妈，一向不见你，越后生了。”王婆道：“叔叔不要说起媳妇不好，终朝淘尽我气，气得老了若干，不然，还后生哩！请坐下，待我烧茶你吃。”成茂道：“妈妈，烧茶不如暖酒快。”王婆道：“遭瘟的，今朝来见老娘，也不说些正经言语，莫不又要寻个货儿？”成茂道：“这倒不比前十年的兴了。只为我家院君要娶位二娘子，特着区区寻个酸虫。我在院君跟前把你一力举荐，还不知我的好处哩。”王婆道：“小花嘴，又来吊荒！你家院君有名闻罗主的妹子、邓天君的女儿，若要他替丈夫娶妾，除非娘肚子里翻个筋头，今世梦也梦不着哩！”成茂道：“说也不信。正为昨日天竺进香，不知如何被周员外一劝，竟劝转了。”王婆道：“有这等事！我道周员外向来是个会说的。叔叔，即是这样，过午同去。”成茂道：“不劳了，就此去罢。”

成茂先行，王婆随后，一径来到。王婆见成珪道：“员外，恭喜！恭喜！若早作成，王婆说位二娘子，如今公子也不知添几位了，定要历练老成，才寻这个门路！成珪道：“正是这等说！如今全要仗你。院君等候已久，快请进去。”王婆见都氏，道：“院君呼唤老身，敢是要寻二娘子，一发凑巧得紧，绝妙一门在此。”都氏道：“妈妈吃了茶饭，慢与说知。”王婆道：“院君不须说得，寻着老身包你停妥，进门便有儿子养，依头顺脑，拣也没处拣这一位好娘子，正是对付。”都氏道：“这话从何说起？谁着你寻甚么娘子来？”王婆道：“大叔这等讲，员外也这等讲。”都氏道：“不可听他。我闻得你手段好，会做买卖，有些货儿要你发脱。”王婆道：“院君解库中有的的是金銀珠

翠，正是老身本行，忒会发卖。”都氏道：“不是那些有脚货。”王婆道：“有脚的一发会卖，不拘金狮子、玉猫儿、西洋红、祖母绿、花心俏、簪掩鬓倒插都卖得。”都氏道：“不是这些，却是些有脚货，是我的红蕖、绿萼。”王婆道：“红旗、绿药？不会卖！不会卖！”都氏道：“是你本行，怎倒推阻？”王婆道：“我儿子又不充兵，丈夫不会行医，要这红旗、绿药做甚么？”都氏笑道：“不是！我有两个丫鬟，名唤红蕖、绿萼。”王婆道：“原来便是尊婢美名。请问院君，府上厨前灶后，哪里不要两个人用？若是嫁他，何不留在家下慢慢配个对儿，却不用做副手？”都氏道：“妈妈有所不知：两个丫头年纪大了，渐渐有些闻香臭气。我家老子又有些贼头狗脑，日后做出事来，叫我哪里淘得许多闲气？”王婆道：“既如此，客货主人卖，请出一看。”都氏唤两个丫鬟出来，但见遍身俱备素食果品名色，《西江月》为证：

脸似荔枝生就，眼如圆眼妆成。脚如山药带毛根，手像建州绿笋。头若有须芋芳，耳如带壳风菱。口如虫蛭尽如唇，鼻涕还如海粉。

王婆见了，叫声苦，往外便走。都氏扯住道：“为何去了？”王婆道：“叫我看尊婢，如何换个魑魅出来？吓死我也！”都氏道：“这就唤名红蕖，这就唤名绿萼。”王婆道：“原来就是二位，失敬了，得罪了。这二位姐姐请尊便，老身才敢安坐。”两个丫鬟走了进去。

王婆暗想道：“世上有这等事，这样一对鬼样丫头，难道六十来岁的家主肯看上他？莫说是成员外，老身看了，也有三日吃不下饭，不亏早晨吃得生姜出来，险些吐个不止！活晦气！我道娶位二娘子，也赚他几圆钱使用，便是卖丫鬟，也可打些后手，谁想撞着这对罕货！寻得有人受纳，也自好了，那想还好趁他钱钞？没奈何，过水田儿不瘦，替他出脱出脱也好。”乃问道：“院君，尊婢已瞧见了，只要请价，好歹共待老身去问主顾看。”都氏道：“妈妈是晓得的，旧规一岁一两罢。”王婆道：“院君，近来世事不同，这价久不作了。比如人家做小，也有三五分人物，手里来得，肚里谋得、算得，便只十三四岁，这样的寻着一个财主，也要索他一二百聘金。我们做媒的，也有几分道路。比如一般做妾，人不出众，貌不超群，男家原说只要度种，生得儿子便罢，女家只要出脱，有得饭吃也休。这便是四十多岁，也索不得十来两银子。若是丫鬟们，总也不过如此。若院君照岁启钱，我王婆今年六十五岁，倒还值了个半把元宝哩！院君只说个实价，省得老身盘门旋户，落得走破鞋帮。”都氏道：“我也只图松快，不论钱了，但凭你罢。”王婆道：“这极使得。院君，君子不羞当面。若论钱财，原是小事，王婆自用，总多些，不比别家，只恐他人不肯出钱，那时王婆却不像了体面。依老身说，两个丫头，若到得两个猪肉价钱，劝你卖了，省得淘气。你家员外原不是好主儿，适才见了老身，也要说些风话的呢。”都氏道：“正谓如此，只今但凭，只要速些便好。”

王婆见依他说话，心下止不住快乐。辞了出门，刚又遇着成珪。成珪道：“妈妈所事若何？”王婆道：“竟替员外说了两个，明日就兑银子，后日便要过门。”连连说，连连走去了。原来王婆这两句圆囫话，一半不好回覆得成珪的亲，一半是取笑的话头。成珪不解其意，正是拾得封皮，当了信读，却又喜道：“我那院君好没来由，向日不发意念，便是我出门，也要稽查，拿个泥美人看着，也要见怪，今朝一发慈悲，便与

我娶上两个！好院君，似此深恩，恐难补报！”这日快乐是不必说。

不觉一连过了三五日，王婆尚未来回覆。都氏又说：“怎么不来了？好生悬念。”成珪又道：“怎么不来了？好生挂念。”正说间，只见王婆带了一千人，一道烟的来了。成珪道：“妈妈请进。”都氏道：“妈妈请坐，所事怎么了？”王婆道：“多蒙院君美意，老身去寻主儿，只落得家家不要、户户不纳。”都氏道：“天下无充物，为何人倒没人要的？”王婆道：“院君是晓得的，王婆从来不会说谎，那人家问道：‘女子面庞如何？’老身少不得把个素果摊儿，老实摆将出来，那人家连老身都不要了。”都氏道：“为何连你都不要了？”王婆道：“不要我做媒，自然不要我了。幸喜另有一家，听见素果摊儿，倒便欣然欢喜道：‘是丑便丑些，省得丈夫走来渔猎。’故此便把银子照数兑出。锭件有数，分毫不差。请院君收了，写张文契，今日便要过门。”都氏道：“妈妈才说一个也没人要，为何如今两个都有人要了？”王婆道：“院君不要长价，我就把个缘故讲与你听，当今之世，天道斜行。人人怕了老婆，个个欺了丈夫，娶了伶俐丫头，不为大事，倘被丈夫干碍，那时关系不小。故此宅上二位反是千家货物，内眷们偏是喜的。”

成珪连日春梦，只道替他说合两个爱宠。谁知王婆走来说出这班奇话！正是哑子吃黄连，苦在自肚里，敢怒不敢言，哭又哭不来，笑又笑不出，还不十分知道细底。只见都氏道：“员外，今日事也做成，我且说与你知。前日船中你说要寻个妾，我想家下用费日倍一日，况兼年成荒歉，趁钱有限，养不许多人活，便是红蕖、绿萼，少不得要与他个出身头地。料你爱宠也不在他二人，我今已将二人央媒卖了银子在此。你可即忙写纸文契，快快递与王妈妈去。过十年来，少不得慢慢寻个好些的侍妾与你。”成珪冷笑道：“呵呵，原来如此！罢！罢！我平生不作皱眉事，世上应无切齿人。总只这样一世顺你了。好笑！好笑！”取纸笔来，提起便写了一纸，递与王婆，一径离了家门，不知那里纳闷去了。这里交付过门，自不必说。都氏一心要脱手快，倒被王婆赚了个把银子，比卖齐整丫头倒不相同。有诗为证：

丑婢厨中尚不容，还思纳克继支宗；
王婆袖手收全利，赚杀区区疲软翁。

成珪逼口气，一径出门半个来月，家里杳无音信，都氏着人四下寻访，正是搜远不搜近。只往各处门户人家，科子家里，四处寻觅，那里有个消息？都氏料得定不死弄活，却也不甚着急，倒把襟怀放开了，口也不提。

谁知做家主的人，从来没人欢喜。自从成珪出门，家下倒觉公安婆乐，这也犹可。不想又遂了两家眷属的意念。你道是谁？一个却是成珪的女儿一姐、女婿冷祝。这冷祝祖业原来卖袋口的，传至冷祝，只吃一味呆老实，人上倒多买他的货，故此江干、湖墅，把这“冷祝布袋”叫出了名，杭人至今传说，却讹作“冷粥布袋。”说凡女婿，便是粥袋。这也不必辨他。但只说成家自己的女儿既与冷家结亲，自然日常都该来往，彼此孝敬管顾，也是分内之事。如何倒反忌着成珪？看官们有所不知，原来都氏自小至老，从未破身生产，这女儿原是继养的，做人虽不五伶六俐，且会七嘴八舌，一味只晓得奉承阿谀母亲，却不会调停家里，常是揽口揽面、送暖偷寒，都氏欢喜他处，正在这段工夫。成珪男子汉，如何看得这样观音鬼、笑面虎？自然